

清正廉洁 是你的底色 ——读《大清相国》有感

□宋淑娜

全民阅读日那天,二十多个书摊围了半个广场,每个书摊上都挤满了人,我一头扎进人群里,买了十几本书,其中一本就是《大清相国》。

翻开第一页是空白页,再翻便看到了内容:顺治十四年秋月,太原城里比平常热闹。丁酉乡试刚过,读书人多没回家,守在城里眼巴巴儿等着发榜……看着看着我像着了迷,沉浸在王跃文简短精练、描写细腻的文字里,读后如沐春风、酣畅淋漓。书中描写了山西泽州人氏陈敬(后改名陈廷敬),二十一岁考取进士入官,辅佐康熙长达半个多世纪,置身于钩心斗角的官场,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,最后急流勇退,归隐田园。不少读者追捧《大清相国》,对陈廷敬“等、忍、稳、狠、隐”的为官秘诀赞叹不已,像是找到了做人为官的制胜法宝。而我读《大清相国》看到的是陈廷敬的贤良实干,更是他的清正廉洁。

陈廷敬是贤才。书中开篇即讲:顺治八年,那年陈敬才十四岁,同父亲一起应童子试,考取第一名。不几年,陈敬的名字便传遍三晋,士林皆知。翰林院掌院学士卫向书在看到陈敬乡试策论时,大为震惊,书中这样描写:“文笔绝好倒在其次,里头学问之渊博,义理之宏深,识见之高妙,实在叫人叹服。”因科场闹事,陈敬身负官司,卫向书怜惜人才,心有不甘,反复诵读陈敬的策论,直道:“这个后生志大才高,倘若蟾宫折桂,必为辅弼良臣。”可见陈敬不仅知识渊博,见识独到,更有为国为民的远大抱负。

陈廷敬是能官。能在有担当,有作为。1685年,时任左都御史的陈廷敬弹劾云南巡抚王继文,平定吴三桂叛乱后,向朝廷瞒报了大批饷银,造成了库银的亏空。巡抚是一省的军事、民政最高长官,权限很大。无疑,在当时陈廷敬承受了很大压力,然陈廷敬通过明察暗访,很快找到了确凿证据,王继文被罢官,一时间官场“风纪整肃,大小吏莫不动神惶恐”。

陈廷敬还是位清官。书中这样描述,陈廷敬曾督理钱法,这在别人眼里是捞大钱的机会,然陈廷敬一文不取,并革除了官员留用样钱的千古流弊。史料上这样记载,陈廷敬勉励弟弟陈廷弼要做清官,写诗送他说:“宦途怜小弟,慎莫爱轻肥。”后来陈廷弼官至广东粮道,有人参他贪污。陈廷敬当时深得皇帝器重,却没有为弟弟说半句话,听凭朝廷秉公查处。后来他写诗告诫陈家子弟:“凭寄吾宗诸子姓,清贫耐得始求官。”这就是康熙眼中“宽大老成,几近完人”的清官,这种品格让人钦佩。

《大清相国》曾被推荐为廉政文化建设必读书目,我想正是因为清正廉洁是陈廷敬的底色。每个人人民公仆都要向他学习,勤勉实干,严于律己,堂堂正正做人,清清白白为官。

498

在儒学成为士人的观念主流之后,中国古典的学问几乎无不基于儒家经典。不过,同是基于儒家经典,仍各有各的取向,各有各的宗旨。汉代经学,有今文、古文之争,今文学代表一种致用之学,古文学更接近一种求真之学;经历了中古时代外来佛学的刺激,唐宋时代遂有“新儒家”的兴起,形成了近古时代的汉学、宋学之争,汉学更倾向于解决经典(文献)问题,而宋学则倾向于解决宇宙

(形而上学)问题和社会伦理问题;宋学又分出心学一支,形成了“程朱理学”与“陆王心学”的对峙,相对来说,心学则又倾向于解决精神(心灵)问题。

朴学(汉学)、理学(宋学)、心学三足鼎立,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古典学问的三种取向,但各有各的不足:汉学专注于文本层面,严谨而流于琐碎,往往以训诂问题取消了义理问题;宋学追求终极的宇宙真理,大则大矣,又容易将观念绝对化,以至于不近人情,“存天理灭人欲”;心学强调通过个人内心来理解宇宙问



新书快递

她们
[美]玛丽·麦卡锡著 尚晓蕾译
湖南文艺出版社

作者犀利而全面地剖析了现代女性的种种困境。看似冷酷无情,却又直指人心。作者仿佛看透了女性内心最深处的秘密。或许我们和她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同,却又面临着极其相似的选择。她们即我们。而什么是女性力量,她们的出路又在哪里,本书或许会给你答案。

流言与真相:革命视野中的郭沫若
李斌著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本书对于一个时期以来,郭沫若文学创作、学术研究及其他问题上的种种“流言”与“抹黑”,进行了深入剖析,澄清了加诸郭沫若身上的不实之词。同时对其中几类主要“流言”和“抹黑”的缘由进行了分析,还原历史事件本来面目。

革命的形成:清季十年的转折
罗志田著
商务印书馆

清季十年间,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,却恰于此时爆发了革命。改革开启后,一个最根本的问题,就是体制或结构及政治伦理是否改变、怎样改变及以何种速度改变。正是由于制度的困境,使自上而下的新政带有了“自毁”的意味。

西行影纪
马晓峰、庄钧主编
四川美术出版社

1934至1941年,庄学本远离家乡上海,围绕心中的圣地西藏盘旋了近十年之久。漫漫西行,留下了万余张照片及近百万字的一手资料。本书以足迹为线索、时间为脉络,配上大量的考察手稿和日记,全面呈现一代摄影大师探访西部、报效国家的漂泊之旅。

反读书记(一七六)

□胡文辉

题,对精神有鼓舞之力(即有“正能量”),但容易形成“吾心即是宇宙”的幻觉,而沦于自我膨胀。

故由中国学术思想史,可以得出一个经验(其实由西方学术思想史也一样能得出):任何一门学问,总有其偏向——凡有所成就,必有所偏至。盖必有所偏至,始能起而独树一帜,既已起而独树一帜,则偏至亦必趋于更甚。世间没有一种学问是完备无缺的,固非只有数学才“不完备”也(哥德尔证明数学具有“不完备性”)。

钱锺书首返 清华(联大)执教(六)

□钱之俊

在现有的回忆中,钱锺书教英文,课上得生动,谈笑风生,又不批评、不提问,故受学生欢迎。吴讷孙(鹿桥)说,当时钱先生刚从国外回来不久,风度翩翩,风靡校园。

对钱锺书在联大上课情形,最贴近现场的文字也是许渊冲的回忆,就是他的联大日记。1939年3月下旬,钱锺书在联大的第一学期结束。1939年3月31日(周五),下学期开始。许渊冲初次上钱锺书的B组大一英文课,留下了最真实的第一印象:“大一下学期开始了。今天初次上钱锺书先生的B组大一英文课,钱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教授。他面带笑容,态度谦虚,讲话很有趣味,英语说得很好,听起来仿佛是一个英国人。我很高兴能有一位这样好的老师。”(1939年3月31日日记,《许渊冲西南联大日记》,第100页)

许渊冲晚年在多篇文章中对钱锺书的第一印象,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描述,最后一次是对上述日记进行的补充:

这是我第一次上钱先生课的实录。现在看来,当时的观察力非常肤浅,表达力也一般。回忆起来,钱先生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太年轻了,只比我大十岁,还不到我中学英文老师的年龄呢。他穿一身浅咖啡色的西服,黑色皮鞋,戴一副宽边的玳瑁眼镜,显示了他才华的广度和学识的深度。他快步走上讲台,两手放在讲台两侧,右腿直立,左腿略弯,足尖点地,这个形象已经显示了他独立不羁的英姿;两手支撑讲坛,说明左右开弓,中西文化无不在其掌握之中;足尖点地,大有一览众山小之气概。他面带笑容,但这并不是表示谦虚谨慎,而是看遍天下,已知天高地厚,觉得不过如此,于是露出了万水千山只等闲,三军过后尽开颜的风度了。钱先生教的是B组,第一次上课先讲标准英语和美国英语的异同。记得他举的例子是 answer 和 command,美国音接近中文的“思说”和“康曼德”,伦敦音却接近“昂说”和“康茫德”。但我听惯了美国音,反而觉得英国音做作、别扭,不如美国音自然、好听。可见标准往往是因人而异的。钱先生讲的第一课是《一对啄木鸟》,原文是一篇比较枯燥的科学作品,钱先生却绘声绘色,讲成了一篇有趣的文学小品。(《许渊冲西南联大日记》,第102页)